红飘带不息 新长征不止

□何俊仪(科技公司)

九十年前的金秋十月,黄土高原上,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漫漫长征路,终在硝烟里迎来曙光。那条横跨十余省、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不是书本上一行简短的注解,不是影像里一段震撼的镜头,是一双双草鞋磨破的脚,一件件单薄褴褛的衣衫,是饥寒交迫里不肯熄灭的火种,是绝境之中依然向前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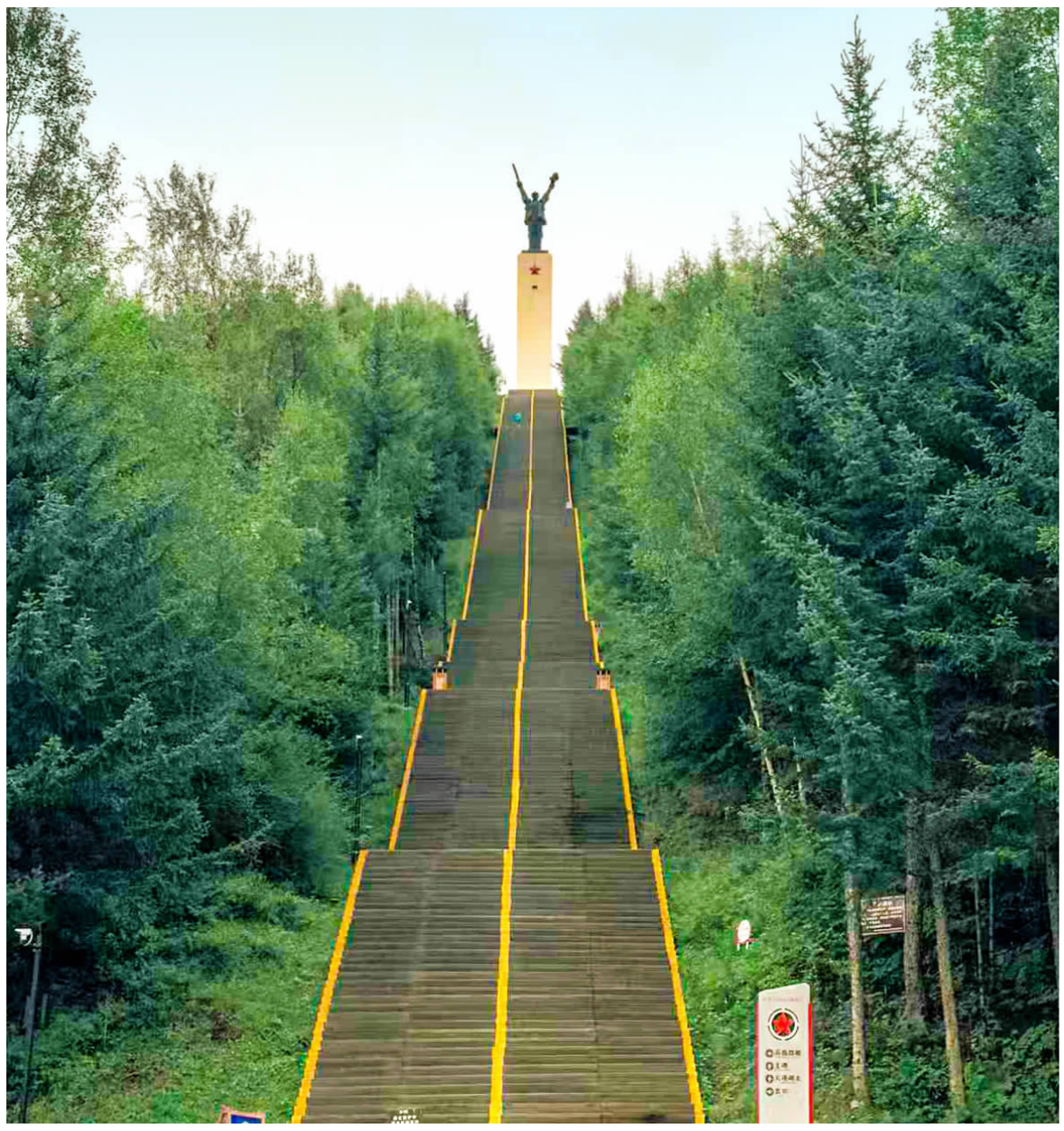
我们常常重读长征的故事:湘江之畔的浴血坚守,遵义城头的拨正航向,大渡河上摇晃的铁索,皑皑雪山刺骨的寒风,茫茫草地吞噬生命的泥潭。没有充足的粮草,没有精良的装备,身后是穷追不舍的敌人,眼前是数不尽的关隘险阻。支撑红军战士走下去的,从来不是必胜的把握,而是对民族光明、百姓安宁的笃定向往。很多战士年纪轻轻,没能看见胜利的那一天,把生命留在了雪山草地,只留下一句未说出口的期盼。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在为后来的我们蹚开一条生路。长征不是一次行军,而是一场把不可能走成可能的远征;会师也不是终点,而是把火种撒向更远地方的新起点。

以前读长征,总觉得这段历史遥远又厚重。慢慢才懂得,长征精神从不是陈列在纪念馆里、写在文稿中的口号。它是危难时不低头,困境里不放弃,认准方向就咬牙坚持;是同甘共苦、彼此托举,是心怀大局、甘于奉献。当年红军的长征,是为了救亡图存、杀出一条革命生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没有枪林弹雨,却同样有要翻越的"山"、要跨过的"坎"。行业的寒冬、转型的阵痛、改革的深水区,哪一样都不轻松。所谓"二次创业",说到底,就是不肯在困境里低头的选择,就是明知路难走、也要一步一步蹚过去的坚持。红军过草地时,没有路标,靠的是信念辨方向;今天我们闯市场、抓转型,也没有现成的答案,靠的是上下同欲、步步为营。

立足岗位,我们的长征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或许是生产一线精益求精,守住安全底线;或许是伏案笔耕,讲好身边故事;或许是扎根基层,踏实做好每一件小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同样需要初心、韧劲和担当。先辈们用血肉换来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就是要把这份信念接住、传下去。把眼前的事做扎实,把该扛的责任扛起来,每个人把自己那段路走稳,公司转型突围就多一分底气。装置区深夜不灭的灯、巡检路上反复走过的管线、操作台前一次次核对的参数,都是这条新长征路上的脚印。不必人人做英雄,把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做到位,把每一次异常处置稳妥,把每一批产品守到合格,就是普通人最实在的担当。

岁月流转九十载,山河早已换了人间。当年的荒原隘口,如今通了大路;曾经饱经苦难的土地,处处生机盎然。但那条红色的飘带,永远在时光里熠熠生辉。长征没有终点,奋斗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雪山草地",也都有自己的"会师时刻"。区别只在于,有人停在半路,有人咬着牙走到了最后。

回望来路,是为了不忘为何出发;缅怀先辈,是为了更好奔赴前方。愿我们带着这份滚烫的信仰,把长征精神融进日常,不畏难、不松懈,脚踏实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也走好美丰这条必须闯过去的"二次创业"新路。路还长,但只要方向不偏、脚步不停,就一定能走到想去的地方。



《长征印迹》 化肥分公司邓平川摄于阿坝州川主寺

红星照耀

□谢柃宸(职工家属)

小树苗 向阳长
红星闪闪挂胸膛
晨风吹 书声亮
颗颗童心向太阳

忆长征 路漫长
红军足迹印山冈
翻峻岭 渡大江
草鞋踏雪破寒霜
先辈故事记心上
红色精神代代扬

旌城美 古韵香
文庙书香漫街坊
三星古蜀闪奇光
旌湖波漾百花香
家乡景 心里装
一草一木都芬芳

红领巾 肩上扬
小小少年有理想
学本领 志气昂
不怕困难不慌张
爱祖国 爱家乡
向着未来勇敢闯

红星照 路儿长
童心向党闪光芒
一步一个小脚印
跑向明天好时光

穿林见雪

□蒋次强(化肥分公司)

难得卸下岗位上的忙碌,趁着轮休的闲暇时光,我约上同事一同奔赴向往已久的理小路,去亲眼看看这条川西"独库公路"藏在大山深处的秋日风光。

车子一路向前驶去,海拔慢慢抬升,两旁景色一点点变换。没过多久,漫山的彩林撞入眼帘。翠绿的冷杉层层叠叠铺满山谷,高大的乔木染上金黄,一团团、一簇簇铺满整片山坡,像是大自然打翻了金色的颜料盘。车行之间,一汪清亮的山涧顺着山谷奔腾而下,清清的河水撞击在嶙峋的乱石之上,翻起阵阵雪白的浪花,水声潺潺,清越动听。

越往深处走,视线豁然开朗,巍峨的雪山一下子出现在眼前。湛蓝透亮的天空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几缕轻薄的白云缠绕在雪峰之巅,白雪覆盖着陡峭的山体,冷峻而壮阔。阳光洒在雪山之上,光芒耀眼,同行的同事忍不住拿出手机,定格下这震撼人心的画面。我们一路走走停停,目光所及,皆是美景。

行至大二普打卡点,路牌上"理小路,川西独库"几个大字格外醒目,海拔 3850 米的标识提醒着我们此刻已经置身高原。我们站在标牌旁合影留念,风从山谷吹过来,带着山林清冽的气息,一路行车的疲惫,都被这高原的长风吹散。

一路游览,傍晚我们抵达理县县城。错落的藏式楼房色彩鲜亮,红黄相间的建筑背靠巍峨大山,山间还萦绕着薄薄云雾。街头的餐馆飘来美食的香气,高原红牦牛杂火锅的招牌十分醒目,小城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短短一场理小路自驾,暂别车间的设备与管线,和同事结伴穿行彩林、遥望雪山,看溪流奔涌,感受高原独有的辽阔。这一趟旅途,不仅饱览了川西绝美的秋日画卷,也让我和同事之间多了一份轻松的交流。短暂休整之后,我们又将带着好心情回到岗位,继续守护车间安全生产。

秋收"功课"

□李伟(双瑞公司)

"高考冲刺的感觉又回来了!"最近,全员查隐患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接着还有集中诊断题、专业题库等待攻克。面对覆盖面广、题型多样的题目,不少同事感慨:明明已经工作多年,却仿佛又回到了挑灯夜战的高考前夕。秋天本是沉淀的季节,这场备考,倒像是给岗位功夫来了一次集中"收秋"。

其实,这种"高考感"并非来自题目本身,而是来自平时积累的不足。这次题库涉及许多平时很少接触的知识点,覆盖了安全生产、工艺操作、应急处置、设备管理、法规标准等多个方面。如果平时只满足于完成当班任务,对不常接触的环节了解不深,对专业标准掌握不牢,一旦遇到综合性、诊断性题目,就容易感到生疏和被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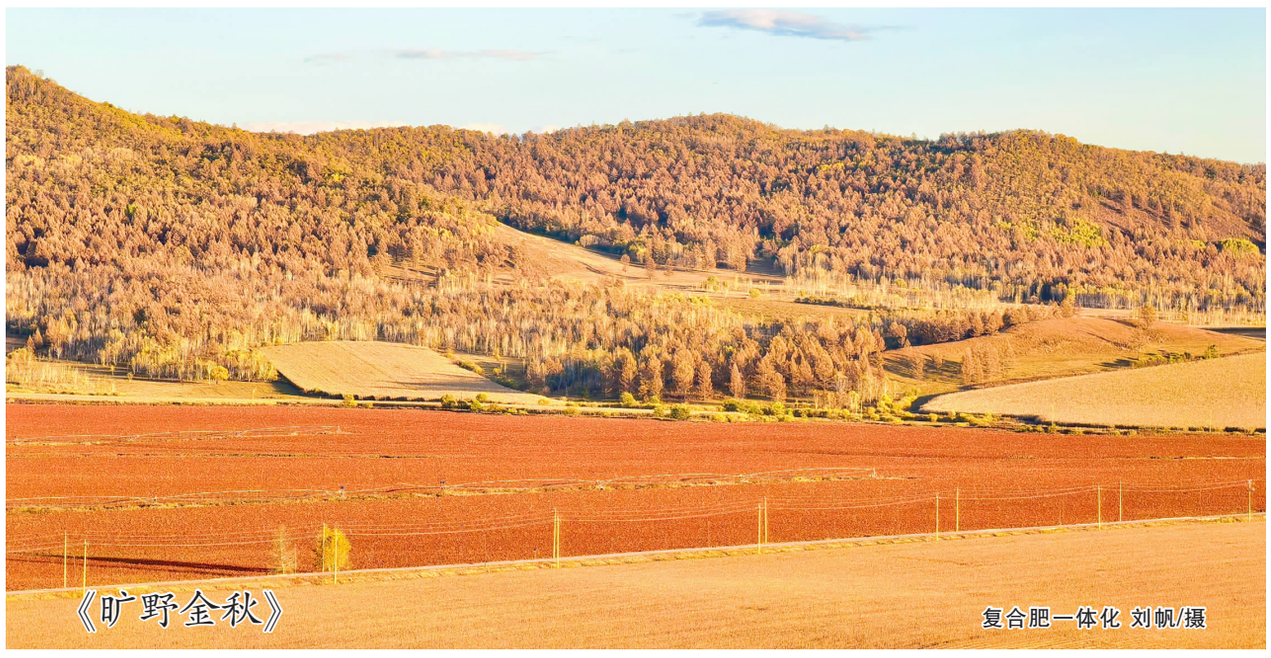
工作中处处面临"高考",恰恰说明我们的岗位对专业能力、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隐患排查、集中诊断、专业答题,本质上都是在检验我们是否真正懂设备、懂工艺、懂风险、懂处置。与其把它看作负担,不如把它当作一次全面体检:哪些知识点模糊,哪些操作细节不熟,哪些隐患识别能力不足,都会在这些题目中暴露出来。

如何彻底摆脱"高考感"的状态,关键在把功夫下在平时。一是注重日常积累。工作中遇到不熟悉的设备、不常见的工况、不确定的参数,不要放过,及时查阅资料、请教同事、记录要点,把零散经验变成可复用的知识。二是拓宽知识视野。不仅要熟悉本岗位操作,也要了解上下游工艺、设备原理、联锁保护、应急处置等内容,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三是经常复习总结。对隐患排查中发现的问题、答题中暴露的短板、班组讨论形成的经验,定期梳理归纳,形成自己的"岗位知识清单"。四是坚持学用结合。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巡检、操作、处置和优化中,把现场发现的问题带回学习中去验证,让学习和生产相互促进。

题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平时不积累、遇事才着急。考试不是"为难谁",而是帮助我们补齐短板、提升能力。秋深了,万物都在往回收,人也正好沉下心来,把学习融入日常,把总结变成习惯,把每一次答题、每一次巡检、每一次隐患整改都当作提升机会,逐渐摆脱"高考式"的紧张感,真正成长为懂安全、懂工艺、懂设备、能处置的岗位骨干,为装置安全稳定运行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秋色入卷

秋深了,风里有了凉意,也有了念想与收成。这一卷秋色,从一场思念写起,翻过雪山,走进备考的日常,回到橘树下,最后落在新都桥的河谷里。念故人、行远路、悟积累、收橘子、看秋景,五篇短文,五位作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秋天不只在山野里,也在岗位上、在寻常日子里。翻开这一卷,便是把秋天读进心里。



《旷野金秋》 复合肥一体化 刘帆/摄

糯米糕的甜

□刘安波(科技公司)

当微凉的秋风吹红了漫山的枫叶,当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桂花的甜香,我们便知道,重阳节踏着清浅的足迹来了。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在千年前吟诵的这首诗,让重阳节注定与思念紧紧相连。每当这个时节,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望向家乡的方向。曾经崎岖难行的乡间小道,如今已铺上了平坦的水泥路,那个在路口倚着老树期盼的身影,再也看不见了。

重阳,是秋天里的一场盛大重逢,也是一次悄无声息的告别与追忆。

不经意间,那慈祥的笑脸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对奶奶的思念在秋风中愈发浓烈。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重阳节,奶奶还健朗地陪在我身边。她总爱戴着那顶洗得发白的碎花头巾,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却总挂着最温暖的微笑,做我最喜爱吃的饭菜。小时候,奶奶就是我最坚实的依靠,她那布满老茧却又异常温暖的手,牵着我走过每一个成长的瞬间。她做的糯米糕,软糯香甜,上面点缀的红枣就像是她的笑容,甜到了我的心坎里。

然而,生老病死是世间最无情的法则。如今,那个会为我缝补衣衫、会给我讲故事的人,已经化作了天上最亮的一颗星,只留给我们无尽的回忆和深深的思念。

重阳节,是一次提醒。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停下脚步,去回望那些来时的路,去珍惜那些还在身边陪伴的人。如果亲人尚在,就多一次陪伴,多一些倾听;如果斯人已逝,就带着他们的爱,更加温暖地活下去。

在这个秋风送爽的重阳,我折下一枝金黄的菊花,遥寄给远方的故土,也送给所有正在被我们思念着的人。

风过玛尼石

□李尘城(复合肥一体化)

秋风落到新都桥的时候,和城市里全然不同。它不卷梧桐碎叶,是从折多山的垭口漫下来,裹着青稞秆干爽的香气,掠过一排一排白杨,落在路边的玛尼石上。不必赶着打卡网红点位,只沿着乡间小路慢慢踱步,在漫山秋色里撞见一帧意料之外的光景,便是新都桥独有的温柔。

那日天光清透,没有盛夏灼人的烈阳,也还未遇上高原凛冽的风雪。河谷平缓舒展,白杨树沿着溪岸依次排开,叶子浸在日光里,染成透亮的蜜金。牦牛慢悠悠踱过收割后的青稞地,脖颈上的铜铃轻轻摇晃,声响散在风里。路上行人的脚步不自觉放轻,生怕打碎这片山野的静。有人倚着木栅栏,长久凝望远处隐在云里的雪山;有人蹲在溪边,看流水载着金黄的落叶缓缓漂向远方。

空气里混着干草、松针淡淡的气息,偶尔飘来一点远处藏房酥油的淡香,跟着高原的风在河谷流转。风穿过杨树林,枝叶簌簌轻响,和溪流叮咚的声音叠在一起,安安静静,格外动人。

我原本没有明确的路线,只是想随便走走。新都桥最妙的地方,便是不必刻意强求。一心想找的观景台或许挤满游人,拐过一道土坡,反倒撞见无人打扰的林间溪谷。我坐在一块晒得温热的青石上,风掀起书页一角。

田埂边散落着旧玛尼石,纹路被经年的风霜磨得柔和,不知道是哪一位赶路的信徒留下的。风从雪山来,掠过草原与河谷,又向着远方飘去。山与河长久伫立,迎送无数过客,而我只是短暂停留,接住这一场属于新都桥的秋日。

老家橘树下

□唐先金(化肥分公司)

电话里,母亲的声音裹着秋风的甜:"回来吧,橘子黄了。"我握着手机,忽然闻见了二十年前的那股橘香。

小时候,我趴在橘树上,像一只贪心的猴子。母亲在树下喊:"慢点,小心枝桠!"我却不听,摘了最大最黄的那个,剥开,皮薄得像纸,果肉在舌尖炸开一汪蜜。那甜,是山间的晨露酿的,是母亲的汗水浇的。后来我去了城里,每年秋天,母亲都会托人捎来一袋橘子。橘皮上还沾着老家的泥,我却舍不得擦——那是故乡的指纹。

二十余年,我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奔波,尝过无数精致的甜点,却始终觉得嘴里缺一味。缺的是什么?是老家橘树上那抹被阳光吻过的金黄,是橘瓣里藏着的一缕乡愁。

今年,我终于回来了。推开老屋的门,母亲正坐在橘树下,手里握着剪子,脚边是一篮刚摘的橘子。她抬头看见我,笑了,皱纹漾开,像秋风吹皱了池塘。"快来,刚摘的。"我接过一个,剥开,久违的香气漫上来。咬一口,汁水四溢,甜得让人想落泪。

我忽然明白,这二十余年思念的,何止是橘子。是橘树下母亲的笑,是老屋檐角的炊烟,是岁月深处那个永远等我回来的秋天。

此刻,橘子熟了,心愿也熟了。原来幸福如此简单——是秋风吹黄了橘子,而母亲,还等得及为我递上一个。

云竹

□杨柳(化肥分公司)

碧空青云隽,蓝天白絮寻。
巧是银鱼来,修竹钓闲云。



《坐看云起时》
科技公司 万小丽 摄

第356期